

丛培申著

祖宗在上

长篇小说

历史还在前面落泪，我们在后面尽量少笑，因为这片土地之上至今冤魂不散。

这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这是东北版的《白鹿原》。

是也不是。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民族共孕的《祖宗在上》。

提前看过本书手稿的人都落泪了，他们说，这里收藏了一个民族的百年伤悲。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丛培申

著

祖宗在上

长篇小说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丛培申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宗在上 / 丛培申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205-07739-6

I. ①祖… II. ①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6637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5.5

字 数: 422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艾明秋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张 洁

书 号: ISBN 978-7-205-07739-6

定 价: 38.00元



这部作品不由得让我想到了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那部以祁家人四世同堂生活为主线的经典小说，其背景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这部《祖宗在上》的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的“满洲国”时期，也是以司家人的命运为主线来展开情节。东北沦陷的时间达十四年之久，却一直没有全景展示的作品出现。作者做了大量调研采访，辛勤笔耕，终使大作告成，饱含深情却很冷静地描绘了那段历史中人们的生活现实，成功地塑造了时代大背景下的人物群像。我们从作品中某些人物形象身上可以感受到，即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民族的灵魂仍在搏动，民族的精神仍会传承不灭。面对今天的国际现实，这部小说也在提醒我们，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应牢记这段历史，以加倍的努力来振兴我们的民族。

王秀杰 2013年8月15日

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



亡灵何处是归所。

土地不在了，还有人心；人心不在了，还有祖宗。大国幽幽，祖宗在上！五千年文明，光耀寰宇，欲亡我者必败！斗转星移，世事变迁，但愿今日之子孙，畅谈爱国——不奢侈、不矫情——“国家”的意义在民众之间。无国哪有家，无家哪有我，十四年的惨痛历史，滴滴血泪！东洋刀依然高悬，东瀛列岛的强风依然在吹，当年人似鬼。情感纠葛自然缠绵，血腥残酷自然震撼，尔后你我欲何为？

华玉玺 2013年9月8日

辽宁省朝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这是发生在“满洲国”时期凌源境内的故事。

这是侠女司央红剑下的一段鲜活而斑驳的镜像。

以古宅、酒坊、妓院、警署、寺庙、墓地、山谷为主要地理坐标，抑或是人生舞台，演绎着一幕幕挣扎、偷欢、堕落、残暴、血腥、癫狂、毁灭乃至新生，其灰暗与凄厉，失常与叛逆，残虐与诡异，共同构成了某种撼人魂魄的荒诞底色。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的荒诞最终又趋于“合理”，皆因彼时的所谓“满洲”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荒诞之一。而充斥文本的这种荒诞之所以能够让我们认同，甚至还会生出恁多穿心而过的审美愉悦，概缘于无论处于何等境地，只要是因守护精魂与根脉不被灭断，中华儿女即能决绝赴死，哪怕有些荒诞，因为“祖宗在上”。所以尚未卒读便早已血液腾然……

张晓峰 2013年9月18日

辽宁省凌源市作家协会主席

第六届辽宁文学奖得主



《日本侵华战争》

一部客观、翔实收录日军侵华战争史料的权威巨作。



《日本三代天皇操纵侵华战争内幕》

近代日本七十多年侵华史，三代天皇睦仁、嘉仁、裕仁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更多内幕将在本书中披露……



《谁该向中国忏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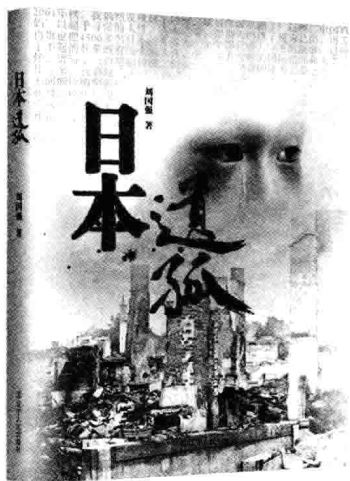
“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 梅汝璈



《日本战犯改造》

看他们是如何由“鬼”变成人的。



《日本遗孤》

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他们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他们处在历史的夹缝中，他们成为了一段被人们遗弃的历史。



《最后一次集结》

抗日烽火初起，宋哲元已为二十九军立下军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七十五年过去了，有未战死的幸存老兵，他们重回卢沟桥，做最后一次集结。



《最后的军统老兵》

他们的身份曾经让身边的人感到不安，却鲜有人知他们的抗日经历。



《沧海一笑》

新中国成立后，一场诉讼时间最长、涉案金额最多、取证难度最大、横跨中日两国的经济奇案，揭开了一段隐藏在历史夹缝中的编都编不出来的人生传奇……

目 录

01	我要吃饭，不要穿衣	001
02	这颗心太老了	009
03	三顾茅庐	017
04	今天杀的是我，明天杀的就是你	028
05	只怪自己怀着一颗美人的心	038
06	那么脏，别冲了喜气	057
07	小朵明天还是小朵	071
08	你太小看我了	090
09	祖宗可不可以是我们自己的呀	100
10	女人的心里天生就藏着书	117
11	非常营救	133
12	给谁丢脸	155
13	这个价钱连我祖宗都嫌贵	170
14	父亲，你会倒霉的	183
15	祖坟前面摆油锅	197
16	女匪初长成	211

17	我还配有情吗	223
18	哪里有爱情，哪里有家	235
19	每天扒掉一件衣服	248
20	劫后余生	261
21	你能善待她吗	274
22	活人见鬼了	287
23	想当妓女的淑女	301
24	终极逃亡	312
25	亘古未有的投名状	325
26	活埋亲兄弟	340
27	梅毒变成了武器	352
28	秘密联络站	361
29	谁主沉浮	375
30	城里插满了红旗	388



01 我要吃饭，不要穿衣

民国政府建设局局长杨守勋住在粮市后街的一座四合院里，整个院子显得干净素雅。以前门庭若市，如今大门紧紧地关闭着。巨大的伤害，使这家人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杨家唯一的女儿杨新品已经几天闭门不出了，连最疼她的母亲都敲不开那扇门，全家人心急如焚。杨守勋一言不发，呆坐在椅子上瞪着无助的眼。夫人陈氏三番几次责怪他不走，像其他政府官员那样，前边士兵正与敌人打仗，后边他们悄悄溜走。实在说得不耐烦了，杨守勋只得开口说：“我们往哪里走？日本人绝非想独占东北，他们是冲着整个中国来的。唉，谁让我们的政府无能呢？”陈氏说：“走一步算一步呗，何苦害了自己的女儿。”杨守勋说：“不止我们的女儿受害呀。”陈氏说：“别人受不受害我管不了，可自己的女儿不应该这样，你毕竟还是政府官员嘛。”杨守勋说：“我还算什么政府官员，能保住这条命就不错了！”陈氏叹气说：“也怪新品这孩子，没事出去瞎跑什么，碰到这伙不是人的东西还有好？”杨守勋说：“狼是躲不过去的，你别看家家户户都关着门，东北军的长枪大炮都挡不住这伙日本贼，何况两扇门！”陈氏疑惑地说：“东北军不是自己撤到关内的吗？”杨守勋突然高声说：“胡说！是打不过人家，不是自己撤离。”陈氏不敢再言语。片刻之后，杨守勋接着说：“不知新播那边怎么样了？”知道陈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杨守勋自问自答说：“北平那边不会有事的，日本人不会轻易打到那里的。”说话间，猛抬头，他大惊失色，发现自己的女儿竟光着身子站在门口，两腿间还有斑斑血迹。

他大喝一声：“干什么！你这个不知害羞的东西！”

“爸，妈，我饿。”杨新品闭着眼睛说。

“饿你就饿吧！为什么不穿衣服出来！”杨守勋仍大喝。

母亲陈氏几乎是一声惨叫，她脱下自己的上衣，慌忙不迭地跑过去围在女儿的腰际。杨新品却挣脱着说：“我要吃饭，我不要穿衣。”杨守勋也闭了双眼说：“快！快打出去，真羞死人啦！”母亲搂住女儿哭道：“这就是你当爹的说的话吗？好好的闺女，她为什么要这样啊！中国的女人连衣服都穿不住了，害臊的应该

是你们男人！”陈氏说完搂住女儿恸哭。

大儿子杨新异不知从何处跑来，他帮母亲扭住喊着要吃饭不要穿衣的妹妹。杨守勋却问：“你为什么不去上课？”杨新异回答：“都停课三天了。”杨守勋问：“那这几天为什么看不到你？”杨新异一边使劲绞住妹妹的双臂一边说：“这几天和司央云在一起。”杨守勋一听，只哼了一声。

“我要吃饭，我不要穿衣！”杨新品突然之间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竟挣脱了哥哥，甩掉缠在腰际的衣服。

奶娘张妈听见动静跑过来，见杨新品这般情景，边哭边说：“好闺女，你怎么啦，你不要这样啊。”说着她又喊自己的女儿：“小朵！小朵你快过来，快把你姐姐的衣服找来。”不一会儿工夫，小朵抱着新品的衣服跑过来，见姐姐这般情景，便想到姐姐平时对自己的好，有一口好吃的都落不下自己，姐姐身上的衣服只要自己说一声好看，姐姐便找借口说她自己不愿意穿了，便给了她。小朵禁不住泪流满面，什么都做不了，只抱着新品哭。

“快！快把她送回自己的屋，然后再把门锁上，我的眼睛受不了啊！”说着，杨守勋险些从椅子上滑下来，他觉得头晕目眩，辨不清方向。众人见了，七手八脚地抬起新品走了出去。

自此，杨新品便被锁在自己的闺房里，而且始终不肯穿衣服。见了人便喊我要吃饭，我不要穿衣。始终不离不弃照顾她的是奶妹妹祖小朵。后来杨新品更奇怪了，见了男人就喊情哥哥，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放过。

日本人攻陷凌源城那阵儿，正是初春时节。天元当大老板司本德一家，正在后花园照全家福。司本德和夫人柳氏坐在中间，分别着白色的长衫与旗袍，神态很庄严，带有一身正气。司本德的一侧是全家所有男丁，从辈分大小到年龄大小一字排开。而紧挨着他的是年龄最大的管家马传鸣，穿的虽然是一身粗布，但长者风范一览无余。柳氏的一侧，是家里所有女眷，多数是留了头的女人。其中最耀人眼目的是司本德的两个女儿，如梦的年龄加上大家闺秀的气质，使她们显得灿若桃花。

如果摄影师有很好眼力的话，他一定能看出司本德庄严的外表背后有一丝沉重，那是埋藏在心底的沉重，如沉积久远，必定死不瞑目。这一点，站在他身边的老管家不用看就能体会得到，几十口人的一大家子，他能清楚地看透每个人的心。说得过分点，就是司家的一条狗，一只猫，他都能知道它们的想法，对于主人的一块心病，他能不心知肚明吗？

随着摄影机前面“砰”的一声冒一股白烟，司家所有人都把表情和心情凝固在这个瞬间。也随着这“砰”的一声响，老管家清楚地听到主人发出一声肺腑之叹。

随着这“砰”的一声响，晴朗的天空响起轰隆隆的雷声。但仔细一听，这不是雷声，而是炮声。老管家熟悉这声音，他在这种声音里逃过荒，奔过命。那是日俄战争的炮声，是直奉大战的炮声。炮声过后，总是百姓的四散而逃，慌不择路；满目的惊恐，满脸的悲戚；没有泪水，没有哭号。他们把逃命演绎成默默的担当，逃向何处，为什么逃命，思考都是多余的，因为天下一片大乱。

当司家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知道这炮声的内涵时，司家的所有门窗都关闭起来，并且上了门上了锁。如果炮声能毁了整座小城，自认也难逃厄运，天塌大家死，他们没有任何怨言。

酒香飘飘的司家大院上空，传来了浓浓的火药味，还有东北军将士献身沙场的血腥。

酒房里的伙计都停下手里的活计，他们或坐在灶台上，或倚在酒缸边，默默地吸着烟，对未卜的前途麻木得没有一点表情。

“又打炮了。”坐在太师椅上的司本德说。

“又打炮了。”站在他身边的老管家随声说。

“家里还有未归的人吗？”

“没有了老爷，刚照完全家福就打炮，不会有一人出去的。”老管家说完，炮声渐渐的零落了。

“也该出去看看动静。”司本德看一眼老管家说。

“我这就去。”老管家说完就往外走。

“且慢……”，老管家快到门口时，司本德突然说。

老管家迟疑一下，站住了脚，但他没有回头。“还是明天再去吧。”司本德接着说。

“知道了，老爷。”老管家说完，信步走了出去。

可当天夜里，老管家还是趁夜黑人静绕到西城门溜出城去。他是为老爷的那声叹息出去的。身后有零零星星的枪声，他坐下的驴有些紧张，步伐便有些错乱。随后又传来了马蹄声，还有车轱辘碾压地面发出的隆隆声。

一个车队很快追上来，老管家的驴似乎闻到了这个车队所具有的官气，很知趣地闪到了一边。聪明的老管家不用细看，就断定这十几辆大车里坐着的一

定是官老爷和官太太们，另外还有他们的家眷以及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他们来这里当官时走的是这条路，他们弃官而逃时走的还是这条路。来的时候都说为民造福，走的时候大多悄无声息。

车队走远了，老管家的一身热汗变得冰凉。

天蒙蒙亮时，老管家叫开了美人翟丙凤家的柴门。翟丙凤显然又一夜未睡，她用满脸的倦容迎接老管家的到来。病入膏肓的武化尘听见有人进来，只是翻了翻充满敌意的眼皮，他在炕上瘫了几年，在他的内心深处，以为每个造访者都盼望他早些咽下这口气，不知有多少男人想尽快接管妻子的美色。他也想早些咽下这口气，他厌倦了美色，更厌倦了这种兵荒马乱的生活。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膝下七岁的儿子。他每时每刻都想听到儿子的声音，但儿子的声音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低沉而衰老，竟像个老妇人的呻吟。使他听起来心都在颤抖，那声音只能加速他的死亡。

美人翟丙凤美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她去看戏，只要她往戏台下一站，看戏的人就不再看戏，只有看她了。

但她倾国倾城的美貌当初并没有救下妹妹的一条命。原因是爹爹一次上城归来，在河套的冰窟窿里捡到一只死羊。这只羊把头伸到冰窟里喝水，结果两只前腿和整个头滑到冰窟里，上不上下不下地淹死了。爹爹便兴冲冲地把这只羊扛回家，剥皮开肚，全家美美地吃了几天羊肉，然后把羊皮搭在自家的墙头上晒着，或许能做一件羊皮大衣。不料这只羊是当地一家大户的，他们无意间发现这张羊皮，认出是自家羊的，便一口咬定爹爹偷了他家的羊，并杀了吃肉。爹爹说是捡的死羊，可谁会相信，结果因一只羊打起了官司。爹爹说羊是被淹死的，口说无凭；大户人家说爹爹偷羊杀吃，查有实据。官司很好断，要爹爹赔偿，但赔款却是一只羊的十倍价钱。这是大户人家的要求，也是法庭对偷盗者的严惩。爹爹哪里掏得出这么多钱，只好向大户人家跪地讨饶，大户人家哪里肯依？这就等于要爹爹的命。无奈之下爹爹只好向天元当老板司本德示情，言外之意，只要司本德从中周旋让爹爹过了这一关，就把自己最漂亮的女儿许配他做小。大家都知道自从司本德的两个儿子在战乱中一起被流弹打死后，司本德悲痛之余总想娶小续后，因为原配柳氏已经不能生育。司本德哪有不答应之理，便上下打点，但总归需要时日。急不可待的爹爹这时听从了一个人的教导，说你有那么多闺女养着也是养着，为何不嘟噜死一个挂在大户人家的门框上？说这话的人就是武化尘的父亲武振千。

爹爹照办了，他选中了长得粗笨的五妹翟丙荣，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准备下手。妹妹这时似乎突然明白了，她平时所有的愚鲁似乎都是为了今日的觉悟，她似乎甘愿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全家的平安。她看了看握在手里的两个鸡蛋，知道这是母亲对她惨死的慰劳，泪水便顺着脸颊往下流，她并没有吃，而是趁人不备放在了饭桌底下。

爹爹要送她上路了，爹爹把她牵到黑暗处，用一根绳子套住了她的脖子，然后背起来就走。妹妹临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妈，我走了，不要想我。”

第二天，大户人家一开门，见门前挂着一具女孩子的尸体，已经僵硬了。一双大大的眼睛没有死，怒视着下方的世界。大户人家的人惊出一身冷汗，心里说，这老翟头真够狠，便彻底服气了。这回跪地求饶的是他们了，爹爹只是抹一把老泪说：“扯平了，都回去吧，我也要过安生日子。”

万分痛惜的是司本德，他没有得到貌美如花的翟丙凤做二房。她已成了聪明人武振千的儿媳妇了。

翟丙凤当然知道老管家的来意，也觉得残忍，自己的丈夫毕竟还有一口气。所以她再一次接过老管家手里的钱，并没有接老管家说的“你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的话茬，而脱口说出我要用这钱好好给我丈夫看病。老管家一听，红了脸，只得悻悻地往外走，当走出门外时，又被跟过来关门的七岁的武一照狠狠地啐了一口。

老管家摇了摇头，苦笑两声，只好赶路。走到半路，被迎面赶过来的司家二当家司本路吓了一跳。心想这二当家的真是神出鬼没，城里城外都在打炮，他跑这里来干什么。同在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驴狭路相逢，你舔舔我，我舔舔你的，像在相互问候。

“二当家的，你这是去哪里行医？”老管家劈头就问。

司本路有些慌乱，因前边只有一个村子武家坡，所以他只好说去武家坡。

老管家满脸狐疑，但他没有细问根由，用两个脚跟磕一下驴肚子，继续赶路。

司本路也不回头，也赶自己的路。

因为炮声息了，老管家没有再绕道西城门，而是趑趄着胆子一点点往北门贴近。果然在城门下看见偃旗息鼓的战场，横七竖八躺着的大多数是东北军的尸体。其中一个尸体光着膀子，看模样像个当官的，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柄大刀，刀刃上还残留着血迹，看来这把刀砍死许多敌人，因为在他的前后左右摆放着好几颗日本兵的血淋淋的头颅。老管家又惊出一身冷汗，他赶紧打驴往城门走去。

刚进城门，老管家就吓得跌下驴来。城门里正在杀人，是战胜者在杀俘虏。

三百多缴械的东北军官兵，都被反剪双手捆绑着，一溜押在北城墙下，这里将成为他们的杀身之地。站在他们对面的是一排端着机关枪的日本士兵，只等一声令下，他们便开火扫射。几个挎着长刀的日本军官站在一起，他们都面带得意之色，准备欣赏敌人在自己面前倒下的场面。

四外都是看热闹的中国百姓，他们怀着好奇心悄悄地聚拢来，都显得很仗义的样子，害怕遭到战胜者的呵斥或毒打。当后面的人确信前边的人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并且很安全的时候，他们便大着胆子蜂拥而上，都踮着脚伸长脖子想看个清楚。胆小的孩子们始终不敢近前，或偎在一棵树的背后，或猫在墙角旮旯，一颗小脑袋却极力地伸出来观望。胆大的孩子干脆骑在城墙的垛口处俯视，满脸竟是欣然的神色。

老管家牵着自己的驴站在人群背后，大气都不敢出。他想看看身边有没有熟人，但他老眼昏花，什么也看不清了。

杀人的那一刻迟迟没有到来，突然人群中发生了躁动，并自动地让开一条路。是城南踩脚城北颤的韩老六带着他的几个弟兄来了，他们对这种场面不屑一顾。韩老六径直走到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端着手腕仔细地观察着杀人者和被杀者。他从被杀者中认出了自己的几个哥们儿，那是一起打牌喝酒逛窑子的哥们儿，关系好得一个人似的。然后便冲着杀人者大声吆喝起来：“怎么！人家投降了你们也杀，哪有你们这么办事的，还讲不讲道理啦，以后谁还敢投降你们了！？”

杀人者莫名其妙，以为是天皇派来的，细琢磨绝对不是。

将要被杀者中有人喊：“六哥，甭跟他们废话了！这是一群日本狗，他们不是人，没道理可讲。”

“我就不信，有理走遍天下，没理寸步难行。”韩老六挥着拳头高喊。

这时，人群中钻出一个穿着光鲜的人，向日本翻译官嘀咕着什么。老管家认出这是三当家司本山，便在心里暗暗叫苦。

翻译官把司本山的意思表达给日本最高指挥官，说这伙人是原县长的亲戚，各行各业没人敢惹，因为他们可以仗势欺人。

指挥官冷笑两声，然后一挥手，一伙日本兵就冲上去，几枪托就把这伙人打翻在地。然后，几个日本军官抽出洋刀奔过去，手起刀落，几颗人头便纷纷落地了。

在围观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枪声又响起来了。然后是成排的东北

军将士倒在血泊中。

终于明白过来的围观者开始四散而逃，但大多是捂着头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此时，老管家的双脚却站得很稳。他见过太多的杀人场面，唯有这次不同，他的双脚站得很稳。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一个站得同样很稳的人，他就是城南的“刘大巴掌”。顾名思义，他长着一对出奇的大手，并且会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但今天他没有带枪。

老管家并没有径直回到天元当。天元当就在北城门的内里右侧，雄踞于半条塔路街，一溜几十间青色翘檐大瓦房，大门上还刻着乾隆皇帝的亲笔题联：铜帮铁底天元当，万古千秋塔子沟。天元当的烧酒曾一度成为贡酒，一路经过承德府进京。酒是高粱酿制，以烈性闻名。老管家担心这样径直走过去会有人跟踪，会引狼入室。他想绕到城门左侧的北建昌街，穿过南北、东西两条主街相交处的大什字，再从粮市后街绕道塔路街回到天元当。整个绕一圈，其实这无疑是多余的。

刚进入北建昌街就听到群狗乱叫，人声杂乱。店铺的门和冲街而开的家门都关了，掐着枪的日本兵在逐一端门，有壮丁从门里被赶出。老管家知道这是抓壮丁掩埋东北军官兵的尸体。每次战胜者杀人都要这样做。老管家知道自己老了，又故意佝偻起腰，日本兵果然没有在意他。他加快了步伐，无意间看见两个本来就没有关系的门：一个是大可烟馆的，一个是心馨园的。不但没有关门，还能看到门里有人穿流走动，老管家好像看见了五当家司本明的影子，不敢确认，使劲眨几下眼睛细看，还是像他。老管家叹了口气，继续赶路。心想在这一天里发生的事真多。

当老管家把一路的所见所闻禀告给司本德的时候，司本德说：“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不待在家里，就是不安分守己，迟早会惹是生非的。老二我放心，他人本分；老三老五就很难说了。对于他们这样的人，世道乱了才好，好浑水摸鱼。”

老管家说：“平民百姓，乱，只是乱了自身；当政的乱了，可是乱了天下。”司本德说：“现在当政的连乱都谈不上，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走马灯似的来了走，走了来，百姓的心上何尝有个做主的人！听说这日本人更厉害，他们把大清的落魄皇帝架起来，闹东北独立，建什么满洲国，他们的胃口更大呀，想在东北做窝子。也不知道南边的政府会有什么打算。”老管家说：“这事还轮不到我们操心。”司本德说：“是啊，我们操心也是白搭，当官的都连夜坐着马车走了。可眼皮子底下就在杀人，心里憋屈呀，谁知道那把刀啥时候架在自己的